

自由的故事

THE STORY OF LIBERTY

[美] 查尔斯·卡尔顿·科芬 著

石 晶 译

透过历史，我们都看出了什么？

演绎美国建国前夕横跨500年的欧洲历史

带你解读历史轨迹背后自由破茧而出的动力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论自由的著作不少，或太学术化而晦涩，或因偏激而失公允；羡慕西方生活的更不谓不多，或流于表层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或过分粉饰失却真实；分析美国当代社会或建国至今历史者亦大有人在，解剖美国建国前夕横跨五百年光阴的文本却屈指可数。

本书不是政治概念，更非美化西方的媚俗文本，而是在当代泛自由的语境下，抛开喋喋不休关于名词的争论，提供浮躁空气中最稀缺亦最需要的对自由本身意义的探寻，对借自由名义之罪恶的真实记录，对历史轨迹动力的解读以及对未来满怀乐观的憧憬。

历史就像一出戏，一出由少数几个关键演员领衔的戏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参与，他们都已注定成为中心人物。并且，历史必有其意义，否则一切的存在都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

Charles Carliton Coffin

查尔斯·卡尔顿·科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由的故事 / (美) 科芬著 ; 石晶译.

—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 - 7 - 5117 - 0876 - 2

I. ①自…

II. ①科… ②石…

III. ①故事 - 美国 - 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5999 号

自由的故事

出 版 人 和 龔

策 划 尤 军

责任编辑 叶 芳

特约编辑 李 玮

责任印制 尹 珺

编辑信箱 yefang58@gmail.com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11239(编辑室)
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17.75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2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前言

写给美国的男孩和女孩：

这部《自由的故事》是一个真实的叙述性故事。它横跨了近500年的光阴，同时描绘出了人类由奴役走向自由的大致轮廓。我热切期盼这书中的一些东西能够引起你们的注意。你们将会发现，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并不总是所谓的“伟大战争”，因为在众多的武力冲突中，几乎没有几次带来过决定性的影响。相反，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却能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你们会看到，今天的每件事，不论好坏，都能被追溯到过去——而历史，也正是这样一条由一件件事所组成的因果相续的链条。你们甚至会觉得，历史就像一出戏，一出由少数几个关键演员领衔的戏。而这些主角可真是屈指可数呀！

故事中第一个出场的便是英格兰的国王约翰。正是签着他大名的大宪章，衍生出了日后的英国议会与美国国会，乃至世界各地的代议制政府。接着出场的便是约翰·威克里夫和杰弗里·乔叟。他们撒下的种子如今已结出自由的果子。继而迎来的是亨利七世、亨利八世、阿拉贡的凯瑟琳、安博林、凯瑟琳的女儿玛丽·都铎、红衣主教沃尔西、克兰曼大主教、安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、詹姆士王、约翰·史密斯、约翰·罗宾逊、威廉·布鲁斯特，以及奥斯特菲尔德与司克罗比的男女老少。

苏格兰的玛丽·斯图亚特与乔治·布坎南；波希米亚的法尔法什教授；德国的为早餐卖唱的男孩马丁·路德、弗雷德里克公爵、约翰·台策尔，以及约翰·古腾堡；荷兰的劳伦斯·科斯特、伊拉兹马斯博士，以及沉默者威廉；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、凯瑟琳·德·梅第奇、盖斯公爵、查理九世，以及亨利四世；西班牙的托尔克马达、伊莎贝拉·费迪南、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、查理五世、菲利普二世，以及罗耀拉；意大利的亚历山大六世与利奥十世。这些人都在这出戏中举足轻重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参与，他们都已注定成为中心人物。

除此之外你们会注意到，有一个问题，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大。那就是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，尤其是在信仰这方面。然而，教皇、大主教、红衣主教、主教以及神父，他们长期霸占着这本属于每个人的权利，甚至牺牲成百上千条人命来确保自己的地位。你还会特别注意到，没有人发表过反对宗教的言论——没人反对教皇，因为他是教皇；没人反对天主教徒，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；也没人反对新教徒，因为他们挑战着罗马教会的权威。然而事实如何呢？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一同在做着烧杀抢掠的丑事：只因为人

们不信他们所信仰的东西，他们就把人投入监牢虐待，或是干脆活活烧死。

无知、迷信、狭隘、固执的人啊！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真理持有者，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该死；他们虔诚地觉得根除异教徒是在服侍上帝，然而，他们忘了强权永远不能带来正义，这一切的唯一成果，便是让世界充满灾难与仇恨。

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：那些千方百计得来的、致力于奴役人民的胜利，总在现实中变成失败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挫败，往往会迎来最后的胜利。皇帝、君王、红衣主教、神父以及教皇，他们一意孤行，到头来，盘算还是通通落空了。他们摘下的金色果实，瞬间成了罪恶之地所多玛的苦果。玛丽·都铎拼尽全力要除掉异教徒，却在她临终之日发现，英格兰的异教徒比她登基时还多。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死命地想攥住自己的王权，然而淫威终究成了怯弱，胜利终究成了失败。另一方面呢，磨难过后迎来了什么？约翰·罗宾逊、威廉·布鲁斯特，以及司克罗比与奥斯特菲尔德可怜的人们，当被逐出家园，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时，他们的心里该是什么滋味！但瞧瞧吧，苦涩过后，西方世界的共和国傲然屹立！到底谁赢了呢？詹姆士国王、约翰·罗宾逊还是威廉·布鲁斯特？
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：你们会注意到，即使压迫者实现了他们的计划，事情如他们所愿地发展下去，同时，也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在默默地工作着，并及时地破坏掉压迫者们的苦心经营。一切就好像是有双超自然的手在指引着相反方向的路。细细读过这本《自由的故事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，是无法充分理解历史的意义的。历史必有其意义，否则一切的存在都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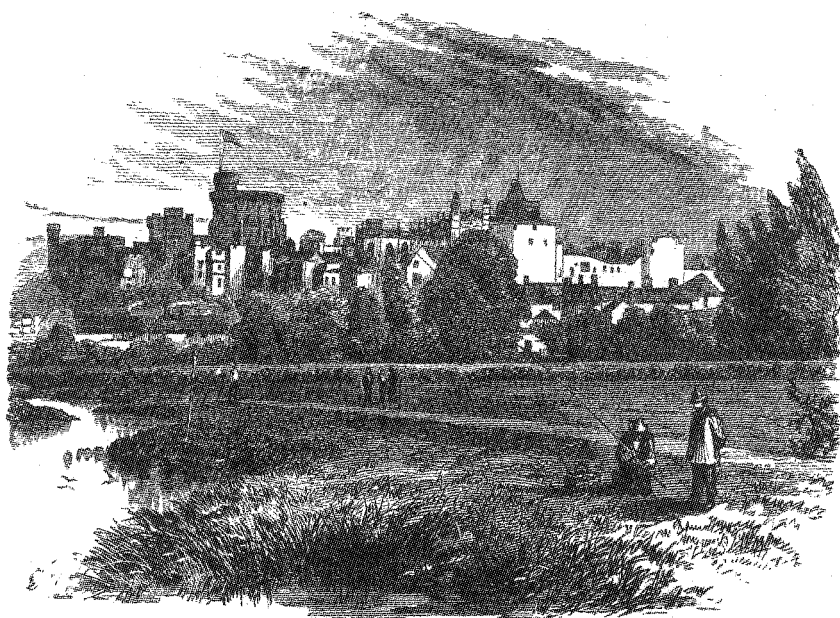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人断言，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事件不过是一系列的偶然。然而一场发生在德国的大起义竟被握在厄休拉·科达那令人心动的手中是件偶然的事吗？如何解释亨利八世对于安博林的热情背后，隐藏着的是英格兰与罗马教会的分离，还有自那之后的文明与基督教的硕果呢？又如何解释恰好在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那样一种理念时，乔治·布坎南宣扬了他“人民是唯一正当的力量之源”的信念？人们可以随意地制定并实施自己的计划，但在人类意志操纵下所产生的骚乱与冲突背后，有个无形的力量在塑造着命运——国家兴了又衰，一代代人来了又走，然而历经几个世纪，真理、正义、自由、公正依然傲然前行！终点在哪里？这难道不是人类朝着安宁与和平的伊甸园의 长途征程吗？

如果你读着这“故事”感到义愤填膺，或是为那些错误与侮辱而痛心疾首，请记住，在那些忍耐与牺牲过后，迎来的是你最应珍视的东西。如此，你便能真正理解自由的代价与它的价值了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无地王约翰与贵族们
- 第二章 虽逝犹存
- 第三章 火起波希米亚
- 第四章 自由战士劳伦斯·科斯特与约翰·古腾堡
- 第五章 宗教法官
- 第六章 向西走,到东方的人
- 第七章 自由的新家
- 第八章 拒绝娶寡嫂的男孩
- 第九章 永远正确的人
- 第十章 为早餐卖唱的男孩
- 第十一章 为早餐卖唱的男孩在罗马的所见所闻
- 第十二章 男孩红衣主教
- 第十三章 男孩皇帝
- 第十四章 金缕地
- 第十五章 遵命的人
- 第十六章 未被通过的计划
- 第十七章 将教会一分为二的人
- 第十八章 烧死异端分子的女王
- 第十九章 自由在法国的起程
- 第二十章 把世界浸泡在灾难中的人
- 第二十一章 自由进程在英格兰
- 第二十二章 教皇是如何镇压异端分子的
- 第二十三章 苏格兰女王

- 第二十四章 圣巴托罗缪日
- 第二十五章 为权利而战的“乞丐”们
- 第二十六章 苏格兰女王断头记
- 第二十七章 罪有应得
- 第二十八章 威廉·布鲁斯特和他的朋友们
- 第二十九章 帝国之星
- 第三十章 “半月”号
- 第三十一章 外来客和朝圣者
- 附录一：与本书相关的英王世系简表
- 附录二：与本书相关的历史大事年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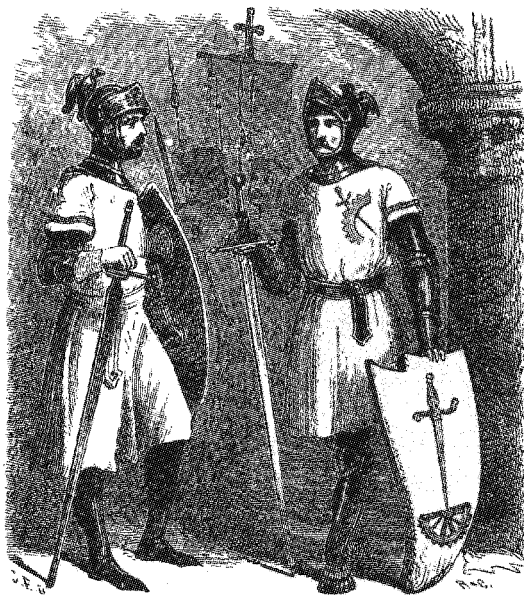


由兰尼米德河边低草地看温莎城堡

第一章 无地王约翰与贵族们

故事开始时，这世上几乎没有自由可言。这天是6月15日，兰尼米德河边低草地上的草清新而油绿，上帝的战士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这样的军队在此之前闻所未闻。英格兰所有的大人物都在其列——贵族、领主，以及骑宝马、披盔甲、手持剑与矛的各个城堡的主人。

大大小小的帐篷在河边的草地上星罗棋布，旗帜与横幅在夏日的微风中飘扬，菲茨沃尔特将军是总指挥。这里目前尚没有敌军出现，并且在这个6月15日也不会有任何真刀真枪的激战。然而在太阳下山之前，上帝之师将会迎来对英格兰无地王约翰的一场伟大胜利。这位国王住在温莎城堡，而坐落于泰晤士



十字军战士

河南岸的这座城堡可以远眺到刚才提到的那片河边低草地。这片低草地自西北一直绵延至伦敦。

这位国王之所以被称为无地王约翰，是因为他父亲根本没打算留给他什么土地。在他之前的国王是他的兄弟理查德·科尔德林——狮心王。狮心王是个勇敢的人，但同时邪恶而残酷。他统率着东征的十字军，打败了在巴勒斯坦萨拉丁统治下的穆斯林。

理查德死后，约翰趁机揽过了他所有的钱、珠宝，以及王位，并制造出理查德意愿如此的假相。约翰的兄长杰弗里死了，他本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；但杰弗里有

个儿子——亚瑟，他的继承权地位与约翰旗鼓相当。亚瑟只是个孩子，然而约翰已经 32 岁。于是这位叔叔将亚瑟抓起来扔进了伦敦塔下的地牢，并命令看守休伯特·德·伯夫用烧热的烙铁将亚瑟的眼睛挖出来。莎士比亚这样描述了那一幕：这天早晨，休伯特走进地牢，给亚瑟看了他叔叔的命令。

亚瑟：您必须用烧热的铁把我的两只眼睛一起烫瞎吗？

休伯特：孩子，我必须这样做。

亚瑟：您真会这样做吗？

休伯特：真会。

亚瑟：您能这样忍心吗？当您不过有点儿头痛的时候，我就用心爱的手帕替您扎住额角，那是我所有的手帕中一块最好的，是一位公主亲手织成送给我的，我也从不曾问您要过；

半夜里我还用手捧住您的头，像不息的分针用它嘀嗒的声音安慰那沉重的时针一样，我不停地问着您：“您要些什么？”“您什么地方难受？”或是“我可以帮您做些什么事？”

许多穷人家的儿子会选择独自睡觉，而不来向您说一句好话的；

可是您却有一个王子侍候您的疾病。

呃，您也许以为我的爱是出于假意，说它是狡猾的做作，那也随您的便吧。要是您必须虐待我是上天的意旨，那么我只好悉听您处置。

您要烫瞎我的眼睛吗？这双从来不曾，也永远不会向您怒视的眼睛？

休伯特：我已经发誓这样干了，我必须用热烙铁烫瞎你的眼睛。

然而他没有下手。亚瑟是如此情真意切而又心地善良，以至于休伯特不忍心那样做。亚瑟后来的命运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很有可能最终还是落入了约翰的毒手。

在夺得君权前，约翰娶了格洛斯特公爵的女儿阿薇莎；然而后来，他在诺曼底看上了拉·马尔什公爵的妻子伊莎贝拉，于是便抛弃了阿薇莎，既而说服了那个蠢女人离开自己的丈夫嫁给了他。伯爵与他的朋友们愤然起兵，却战败了，于是他把他们抓了起来，带到英格兰推进了令人恶心的土牢，最终将他们活活饿死。那时，约翰自己正在温莎城堡里饱食终日。

当时，富有的犹太人都住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，约翰对他们的钱垂涎三尺，他逮捕了他们。

“把钱拿出来，不然就拔了你们的牙，一颗不落！”他威胁道。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交出了自己的财产，唯有一个拒绝了。

“拔一颗牙！”国王说。于是一颗牙被拔了。

“交不交钱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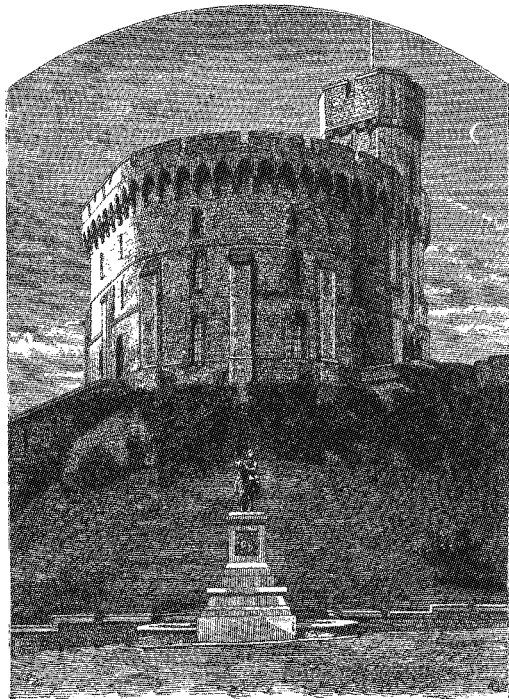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。”

“再拔一颗！”又一颗遇难。

“你服不服从国王的命令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全部拔掉！”那人所有的牙就这样无一幸免。



温莎城堡的圆形堡垒

“你到底交不交出钱来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把他的钱全部拿走！”

最终，这个可怜人失去了他的牙——以及他的钱。

约翰命令农民们把牲畜赶到军营里，作为供给士兵的食物。然而威尔士人民拒不从命，于是他便抓了28个领头家庭的儿子，将他们通通关进了监狱。威尔士人民被激怒了，他们奋起反抗。然而约翰不但没有放了那些年轻人，反而杀光了他们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。贵族与领主们决意不再服从于他的暴政，他们组织起来，称自己的军队为“上帝之师”。几个月前，他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向国王陈述他们的要求。



约翰王

“我决不会答应给他们自由，那自由会使我沦为奴隶！”约翰赌咒发誓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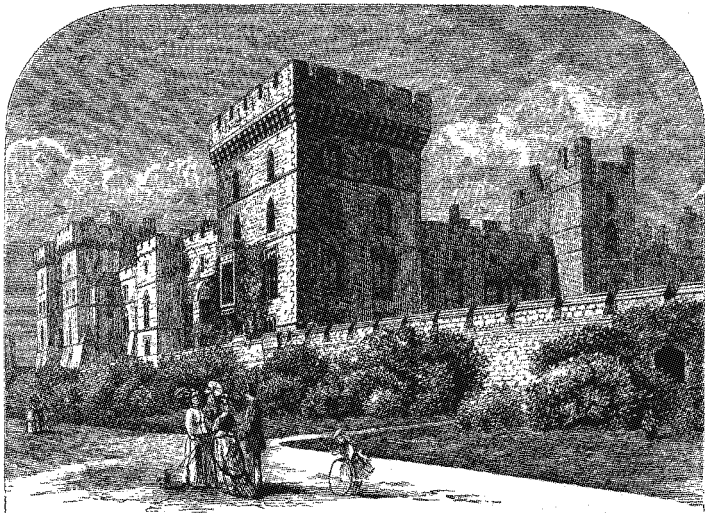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这位邪恶残忍的暴君，任何人都无自由可言。然而，他的回答只是让贵族们的决心更加坚定。如果国王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决意拔剑说话。约翰咆哮着，赌咒发誓着，然而他是个懦夫，正如所有爱咆哮的人一样。当发现上帝之师正向他进军时，他立刻变得苍白无力。他送信给贵族们，说愿意于6月15日，在兰尼米德同他们会面，并答应他们的一切要求。于是贵族们将要求写在了羊皮纸上。他们要将那些条件白纸黑字地正式写下来，成文的协议将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。

就这样，约翰与一队随从由城堡一路策马奔驰，穿过温莎森林。森林中，母鹿在哺乳，雉鸡在筑巢。最终，他与贵族们在河中的一座小岛上会面了。他怕得要命，甚至没有要求贵族们对那些条件作任何改动，就通通接受了。于是，约翰的印章蘸着碟子大小、足有一英寸厚的大坨蜂蜡，重重地压在了那张羊皮纸上。这位国王心情沮丧地回到了城堡，然而刚一钻进军事堡垒，他便像疯了一样发起飙来：他来回踱步，挥舞着拳头，翻着白眼，咬牙切齿，甚至嚼烂了秸秆。他一边诅咒着贵族们，一边发誓要报仇雪恨。那份盖了国王印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一纸召开一次大议事会（Great Council）的文件。大议事会由贵族、大主教、主教、伯爵组成，由国王随时召集起来；而地位较低的贵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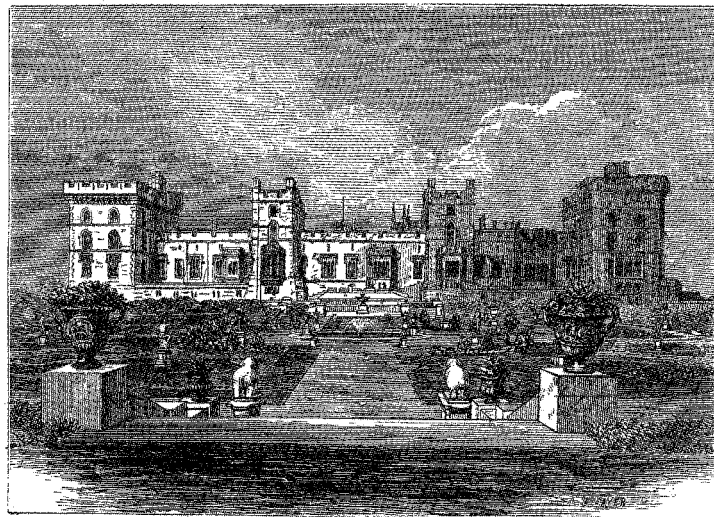
们则由郡长负责召集；合在一起，便是英国议会。

从那以后，国王再也不能随意横征暴敛，也再不会有强迫老百姓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军营里的事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议会将决定税收的数额。贵族中的 25% 将被选出来监督这一条款的实施。另一条协议是，任何自由人都不

可不经公正的审判就被惩罚。当然还有其他条款，但以上所述是其中最重要的。



温莎城堡（南侧）



温莎城堡（北侧）

这份协议被称作 *Magna Charta*^①，即《大宪章》。

与此同时，无地王约翰正密谋着他的复仇计划。一位罗马的实权人物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，将向他伸出援手——他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。他自称是上帝在这世上的代表，

① 拉丁文，英文为 Great Charter，是英国于 1215 年订立的宪法，用来限制英国国王（主要是无地王约翰）的绝对权力，对政治、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而且贵族们与其他所有人也都承认这点。他集天下的权力于一身。人们被灌输了这样的信仰，那就是，教皇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权告诉人们该信什么、该做什么的人，而且他决不会做错事，他所说的皆为真理，他高于所有的国王与君主。就在 1066 年 10 月的大战役^①后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这样宣告：

制定新法律的权力归于教皇。

世上的所有贵族都应该亲吻他的脚。

他有权废黜国王。

没人能撤销教皇的判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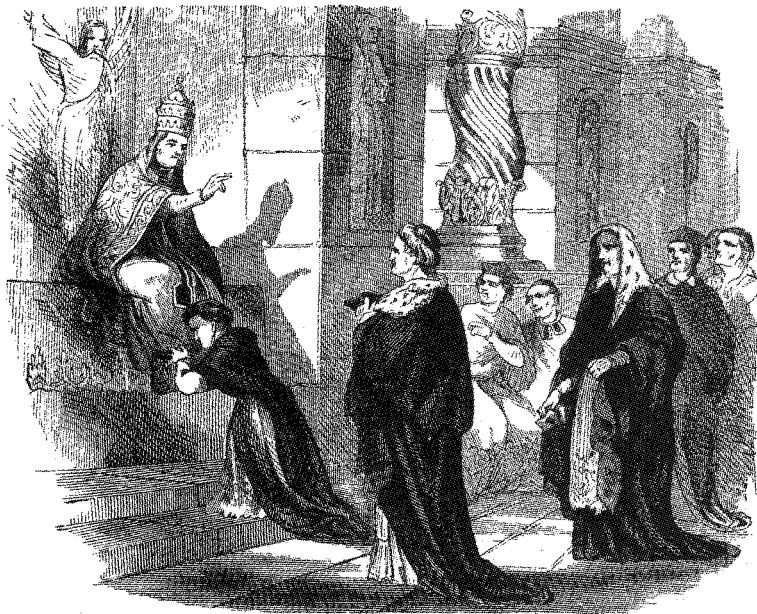
没人能审判教皇。

没人胆敢对任何一个向教皇申诉的人实行审判。

教皇从前没犯过错，以后也决不会犯错。

他有权释放那些发誓效忠教皇的臣民。

教皇是神圣的，他永不犯错。



“地上的王公贵族都要吻他的脚”

^① 1066 年 10 月黑斯廷斯战役，为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奠定了基础。



“他有权废黜国王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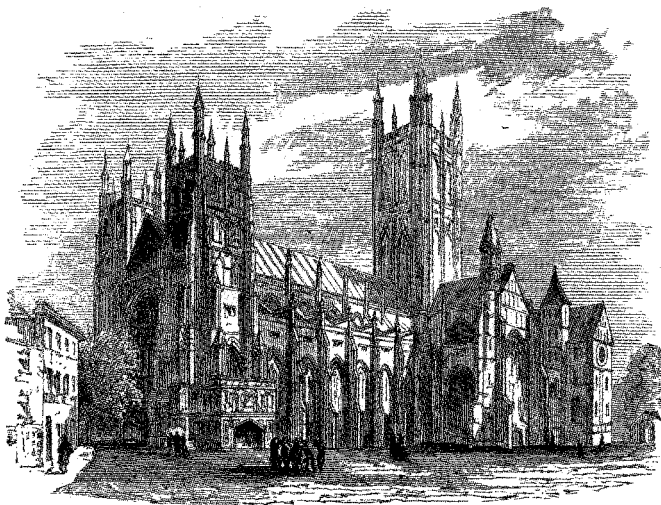
约翰已在教皇面前卑躬屈膝，声称教皇在所有事上都高他一等。他给教皇送去了《大宪章》的复本，求教皇能解除他所许下的誓言。教皇看到那份侵蚀了他的权力、使他对政治事务失去控制权的《大宪章》后极其恼火。他发了毒誓说，贵族们会因为胆敢接受如此之自由而受到惩罚。他准许约翰不必遵守诺言，继而放出话说，如果贵族们不放弃大宪章，他们将被逐出教会。然而贵族们并没被吓倒，他们这样回应：

“英国人民的政治事务和权力以及自由，教皇根本管不着！”

于是教皇把他们逐出了教会，并煽动民众起来和贵族们对着干。

同时他也将英格兰的最高等教士——坎特伯雷大主教逐出了教会，因为他站在贵族们一边。眼看教皇与约翰

的势力强大，很难与之抗衡，贵族们就为法国国王的儿子路易提供了一顶皇冠。法兰西国王相当乐意地派出了军队支援他们。约翰为了阻止法国人登陆，驻军海岸。正当他来到一块落潮后的低地时，潮水突然又咆哮着涨了起来。结果，他损失了所有的物资、珍宝、王权标志，以及大半的士兵，最终



坎特伯雷大教堂

落荒而逃。几个月后，他被发热、失落、愤怒彻底搞垮了，死在了诺里奇。他的儿子亨利三世继承了王位。

当时的英国社会中有上下两个阶层——贵族与平民。19 世纪的平民是指骗子和流氓，而 600 年前的平民却仅仅指为生计奔波的穷苦人。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要对贵族们尽忠的苦工，没有土地，甚至不拥有自己，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或是自由。

贵族阶层有几千人，而平民阶层则有几百万人口。贵族们在谋求自己的自由时，并没有想到将这份自由惠及任何平民，平民也应拥有权利与自由的想法从未在他们的意识中闪过。然而，那份羊皮文件将要产生的后续效果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。

自 1215 年 6 月 15 日兰尼米德的那一天之后，6 个半世纪悄然而逝。河边低草地依然如昔日般清新油绿，河水平静地蜿蜒流淌，正如这许多年来一样。英国与美国均已成为强大的国家。但如果没有那场上帝之师对无地王约翰的胜利，她们都不会有今日。因为正是当年的那纸《大宪章》衍生出了后来的英国议会与美国国会，以及很多其他事。那是英格兰人民迈向自由的第一步。



《大宪章》的签署地点

距军队露营的嫩绿的河边低草地不远，有座小小的古老石砌教堂。常春藤爬满了墙，甚至爬上了它鳞片状的尖顶。150 年前，一位名叫托马斯·格雷的诗人曾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。他常常在晚上沉思着到这座古老教堂的院子里散步，在此地，他写下了这样一首甜美的小诗：

宵禁敲响了离别之日的哀钟，
羊群缓缓地在牧场上迂回挪动，

把犁人迈着沉重的脚
步踏上了回家的路，
留下整个世界给了我
和黑暗的洞。

1759年，在他写下这首诗几年后的一个夜晚，一支英国舰队停泊在了圣劳伦斯河上。一队士兵乘着几条双侧划桨的船，正悄悄地顺流而下。指挥的将军是一个年仅30岁、名叫詹姆士·乌尔夫的年轻人。他的士兵们来自新汉普郡、马萨诸塞州、罗得岛、康涅狄格，以及纽约，他的军官一个是来自康涅狄格的伊斯雷尔·普特南上校，另一个是纽约人理查德·蒙哥马利。船随波起伏，乌尔夫将军随口吟诵：

使节的夸耀，权力的盛况，
美人，财富，尽在眼前。
但请等等，这一切似曾相识，
那不可避免的时刻，
那光辉却通往坟墓的路。

“我宁愿是这首诗的作者，也不愿在明天占领魁北克省。”他说。

黑暗中，乌尔夫的军队开始攀爬陡峭的圣劳伦斯河岸——那河岸非常陡峭狭窄，一次只能爬上去一个人。然而第二天清晨时，整个军队都已经站在魁北克省背后的亚伯拉罕平原上了。在又一个落日前，一场伟大的战斗打响了，一场伟大的胜利到来了。乌尔夫成为了胜利者，蒙特卡门率领的法军被征服了，两位指挥官也都死在了战场上。飘扬在魁北克大本营上空，象征着法国统治的法国国旗永远地消失了，英国国旗在此地冉冉升起。自那一刻起，整个西方世界迎来了另一种语言、另一种文学、另一种信仰、另一种文明。

然而，这一切却都得益于贵族们从无地王约翰那里获得的那张白纸黑字的



格雷纪念碑

协议书。

那张在岁月中皱了、坏了、泛黄了的羊皮纸，那张盖着大大的圆形印章的羊皮纸，如今已经躺在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。那羊皮文件无非是羊皮一张；那坨蜡无非是 600 年前老英格兰的山楂树篱中，几只嗡嗡叫着的蜜蜂的产品。羊皮纸与蜂蜡本身价值有限，但从中得来的东西却意义无穷。随着故事的展开，我们会发现，在兰尼米德的河边低草地上，上帝之师集合的号角正是我们如今所享用的自由之开端。